

忘記 同溫層 釋昭慧

作者／蕭秀琴 攝影：胡瑞麒

她一定要帶我們逛玄奘大學，推薦澄心湖很美，雲來會館是五星級飯店規模，很遺憾現在不是花季，不能讓我們看到櫻花；她走路大步又快速，幾乎讓人追不上，只能捕捉到一位比丘尼在空曠校園中的背影。在白露時節，秋雨未下欲下，依舊悶熱中，新生訓練第一天的午後，釋昭慧在她的宗教系主任辦公室，談剛過世的母親、家庭，與修行人生。

對釋昭慧而言，這是個忙碌的秋天。9月的第一天在弘誓學院做完母親知光法師的告別式，母親享壽97歲，她必須在1個星期內完成160頁紀念文集，之前幾日，還寫了一篇《痛定思痛，解析佛門中的結構性罪惡》，她在眾多事務之中，仍堅持參與這件中國的#MeToo運動——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、北京龍泉寺住持釋學誠遭2名男弟子實名舉報性侵女弟子」，事件發生在8月1日，她第一時間就被應邀表態，也立刻發表3000多字長文聲援，這份文章被中國、[香港](#)媒體轉載、引用，在網路被點閱百萬次，引發熱議。

大學三年級出家，畢業後在國、高中教國文，一路到大學任教，釋昭慧走的是學問僧的道路。但她為眾人所知的，卻是一個接一個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的社會事件，從1988年國立藝術學院（已改制台北藝術大學）的畢業公演舞劇《思凡》，一個古老「比丘尼」的情慾糾葛故事，引發佛教界怒火，指控污衊比丘尼形象；釋昭慧代表佛教會護教組出來捍衛立場。

她說，單講「尼姑」2個字就是一種歧視性的字眼。

釋昭慧口才便給，在眾多社會運動的現場，她在群眾、媒體環伺下，反應從容敏捷，甚至聲色俱厲毫不畏縮，一反出家人給人訥於言詞的印象。

令人訝異的，雖然釋昭慧的身形言辭已深深烙印在這片土地上，但她告訴我，她不是在台灣出生，父母來自廣東梅縣，一個以「華僑之鄉」著稱的地方，父親是長期在莫里西斯、緬甸經商的商人，母親1955年經滇緬公路從中國到緬甸與父親會合，她出生於緬甸仰光，8歲時因為緬甸軍政府大力排華，舉家[移民台灣](#)。

一個經商致富的華僑家庭因為要離開混亂的僑居地散盡家財，她們家到台灣時已必須重新來過。母親生育她5個姊妹，她排行老二，與在中國出生的大姊相差8歲，再加上父親在緬甸與照顧她的阿姨生的3位子女，家中兄弟姊妹8人，釋昭慧說：「我們家人的關係是比較緊密，知光法師晉塔時，本來是我捧斗，轉身看到姪子陪在一旁，就將色身罈（骨灰罈）交給他，他們遠道而來，跟著我們全程參與母親的告別式，從家祭、茶毘、安位到晉塔，完成所有親眷的儀式。」

家中小孩眾多，在已不富裕的家庭，父母仍然讓每一個孩子接受大學教育，釋昭慧和大姊都念師大國文系，大姊婚後移民溫哥華，她則在大二去佛光山參加夏令營時心生歡喜，大三就決定出家。釋昭慧說，以他們家的環境來看，那時的女孩大部分被送去工廠當女工，但他的父母對他們的要求就是要接受教育、上大學。

釋昭慧的母親知光法師原本信奉一貫道、拜觀音，釋昭慧在母親的追思集中寫到，她在1978年剃度時，母親已「面臨夫老、家貧、子病之艱難處境」，卻依舊成全她的心願，並且幫她勸服不願意她出家的父親。

她說，從小和父親感情特別親密，父親當然希望看到她擁有像普通女孩一樣的幸福，結婚生子。在國史館剛幫她出版的口述回憶錄的照片中，有幾張是她大學時綁著辮子青春洋溢的少女照。甚至，有一張是1975年大學聯考放榜後，她以高分考上第一志願師大國文系，在救國團擔任青年輔導員的姊姊獎勵她，送她去參加「金門戰鬥營」，她在砲台邊拍照，上大學前夕已將稍長的西瓜皮燙成捲髮。

問她在出家前有沒有交過男友？

她笑著說：「沒有哎，我是個愛國主義者，受到民族主義的教育，被教導成要胸懷大志，從來沒有想過情愛的事情。」

考上大學的那一年暑假，去金門參加戰鬥營。

釋昭慧大二時參與師大運動會服務，當時還留著長辮。

1987年釋昭慧（前右）4姊妹、外甥和母親（前中）合影留念，當時大妹（後中）也已出家。釋昭慧提供

在她的家庭中，除了她與母親出家，從小體弱的妹妹也是比丘尼。她回憶，當時母親把房子賣掉，一半捐給妹妹出家的屏東佳冬泰明寺，並在此陪病弱的妹妹安單（佛家的居住之意），一半留給最小的妹妹讓她能完成高中、大學學業。再後來，母親也在1983年跟著她和妹妹的腳步，於高雄興隆寺剃度，後來皈依基隆大覺寺靈源老和尚。除此，他的大姊夫後來也成為出家人。

在國史館歷時11年、4任館長才完成的2巨冊《浩蕩赴前程：昭慧法師訪談錄》中，釋昭慧在自序指出，4年前過世的國史館前館長張炎憲是促成這份口述歷史的主要人物。負責採訪的國史館纂修侯坤宏則指，「這與她在戰後台灣佛教發展過程，尤其是解嚴前後以降的經歷有關，法師除深入研究佛教經論、進行相關學術活動，還以僧人身份參與社會運動的突出貢獻有關。」

在佛學上，釋昭慧於1989年與性廣法師共同創立佛教弘誓學院，1994年開始在輔仁大學授課，以《佛教倫理學》一書通過講師資格起，開始她大學教授生涯，至今擔任玄奘大學宗教系與研究所主任。大約在同一時間，她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，擔任「關懷生命協會」創會理事長，推動動物福利立法，為了生命權與佛教保護的立法運動積極運作。

身為佛教會護教組長，因護教而站出來理所當然，然而，所有參與的事件中讓她形象更突出，甚至毀譽參半的，是慈濟內湖開發案，這是柯文哲執掌台北市爭議性開發排名前3的大案子，釋昭慧說：「我是他發動第3次攻擊時才看不過去站出來聲援的。」這件事對釋昭慧而言落入一個尷尬的處境，佛教的價值理念中，環境保護與動物保護是責無旁貸必須擔負的責任，慈濟內湖開發案牽涉到佛教團體與環境團體的對抗，甚至站出來的環境保護運動者，很多都是她的舊識，甚至是在街頭一起奮鬥的朋友。

問她為什麼要為了個別的宗教組織站出來，而且要得罪朋友。

釋昭慧說：「不站出來不安心！而且我的發言是針對事件的程序正義與手段的正當性。在這個事件中太多的針對性與雙重標準，讓我義憤難平且感到惡質。尤其，惡意的攻擊謾罵造成社會口業橫飛，且無限放大個人或某一團體的缺點，這是一種邪惡，對出家人來說，就是罪孽深重。」

釋昭慧在每一個事件中忍不住就站了出來，似乎沒有明確動機，她說：「其實我比較多的時候是被動站出來說話，一但站出來，發動了就要挺住，引發了卻不挺住是不負責任的行為，而且在行動中堅持本心、守住初心，也是一種修行。」

看似強烈過激的言行，說她像個佛教中《天龍八部》的阿修羅，但她說，她不是阿修羅，阿修羅是為了自己的憤怒不消而行動的。

釋昭慧二〇〇三年任核四公投促進會執委，在國民黨部前靜坐。

而她站出來參加的運動從來不是為了自己，甚至忘記同溫層，不顧忌朋友。

在諸多運動中，另一項引起爭議的是同婚與兩性平權運動，這也是釋昭慧念茲在茲最介意的一項，從「思凡事件」開始，佛教團體一直以來為人詬病的平等、女性地位低落，階級歧視，令她耿耿於懷，也是她走進社會的初衷。

從她的經歷與做學問的過程來看，佛教團體中女性僧眾的地位一直是她關注的焦點，2012年她在自己的弘誓佛學

院轟轟烈烈舉行一場佛化同婚典禮，這場由她證婚的佛化同性婚活動引起轟動，釋昭慧說：「自古以來佛化婚禮不講同志，就連異性戀者也很少。佛教向來把情慾當作無明，意思是尚未有超越的智慧，因此修道人很少涉入。」

這場受人矚目的婚禮開啓了台灣同性婚的大門，甚至目前正在積極進行的平權公投，對推動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，都起了重要標誌性作用。

由此衍伸的平等、階級概念，卻是佛教團體中最為詬病的一種特質，釋昭慧承認，佛教團體對出家眾與在家眾的差別心，對比丘尼是低一階的歧視心態，都讓她感受到不平等與不自在，這也是她參與團體改革的起點、做學問的核心。

問她關於修行的境界的問題。她說，每個人的境界當然不一樣，她剛過世的母親最後彌留之際，拇指跟食指還在快速地轉動，那是累年累月撥念珠的習性，已經失去意識的人，還是能慣性地做每日的功課。

而在我訪問的前半個鐘頭，匆忙載第一天來報到的研究生下山到火車站搭車，學校在山裡，安靜卻路途遙遠，她很習慣接送來訪的客人、學生回到市區人間。她說，來找她的學生也會擔心佔用她太多時間影響修行；她跟學生說：「我跟你講話的時候，回答你疑惑的時候，送你回市區到車站搭車的時候，都在修行，並不是只有念經持咒時，才叫做修行。」

釋昭慧在所有進步議題上都站在正確的位置上，性別、環境、動保，所有的生命議題，以至於佛教團體的內部改革與進化，都算是個進步人士，站在等高的位置上。

如果說每一個起心動念都是修行，修行的法門有十萬八千種，釋昭慧在行動中修行，日復一日。

釋昭慧2012年在弘誓佛學院主持台灣第一場佛化同婚典禮。

釋昭慧

●在家姓名：盧瓊昭

1957年出生於緬甸仰光

1965年來台

1978年21歲出家

1979年自師範大學畢業

1980年受具足戒於高雄龍泉寺

1989年與性廣法師創立佛教弘誓學院

2004年於玄奘大學創立「應用倫理研究中心」兼中心主任

2009年接任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暨研究所主任

2010年兼文理學院院長

20132016年兼任社會科學學院院長

●著作：《如是我思》、《佛教倫理學》、《悲情觀音》等

●獲獎：

2007年獲第中國文藝獎章文化論述獎

2009年獲佛教傑出女性委員會頒發佛教傑出女性獎

2012年獲第三屆社運風雲人物獎

2012年2016年連續4年獲教育部頒發銀質獎章